



十五运会主媒体中心准备就绪!

岭南美食与科技转播齐助力,服务保障超过3200名记者

11月5日,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广东赛区执委会在广州主媒体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十五运会广东赛区执委会新闻广电宣传部负责人、新华社媒体运行服务负责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转播机构负责人,介绍主媒体中心开放运行、赛事转播、媒体服务等情况。

据悉,截至5日,粤港澳三地服务保障超过3200名境内外注册媒体记者。考虑到本届全运会由粤港澳三地共同举办的特点,全运会主媒体中心采用“1+3+N”空间布局:以广州主媒体中心为核心,香港、澳门主媒体分中心为两翼,辅以深圳轻量化转播制作基地、各竞赛场馆媒体中心为工作集群,形成资源协同、服务高效、功能拓展的整体体系。

其中,广州主媒体中心、主新闻中心MPC设在广东广播中心,国际广播中心IBC设在广东电视中心。香港、澳门分中心分别设在香港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展览中

心,深圳分中心设在深圳市体育中心,媒体记者在任何一个服务站点都能享受集工作空间、信息服务、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创建科学、安心的工作环境。着眼媒体工作需求,媒体运行专家对各竞赛场馆开展多轮踏勘,科学规划场馆媒体上落点、安检口、媒体看台、混采区等媒体运行流线,合理设置摄影(像)点位,不断完善媒体工作间、新闻发布厅、媒体休息室等服务功能,为媒体工作营造良好环境。

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本届全运会媒体运行和赛事直(转)播服务由具有大型赛事丰富运营经验的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接。新华社新闻信息服务团队主导开发运营的“网上新闻中心”INFO系统按照“三级等保”要求,通过网站、小程序、5G消息等新媒体形式,为注册记者提供“新闻素材”采集、“信息发布”、采访/活动报名管理一体化赛事信息服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转播机构技术团队

通过云转播服务平台提供“境内外双云节点+跨越地域四IBC制作区”转播系统,赛时将29家省市级授权转播商提供转播服务,预计分发超300路赛事全媒体信号,囊括赛事公共信号以及新媒体产品,分发量级为历届全运会之最。

提供岭南特色的就餐服务。以广州主媒体中心为例,餐厅设立“农立方”广东特色农产品展示,自11月9日起,广东21地市将轮流在媒体餐厅举办美食主题活动,每日推介8道地方特色菜肴及2至3项美食展演,呈现广东“百千万工程”成就,用南粤大地的馈赠,喜迎八方来客,让记者在工作报道之余体验“食在广东”的美食文化之旅。配套推出的“粤味护照”集章活动,涵盖168道广东特色美食。

组建专业、热情的服务保障团队。广东赛区组建了主媒体中心运行工作专班及开闭幕式、城市采风等服务保障团队,粤港澳42家媒体酒店各自组建了住宿服务保障团队,各赛区分别成



发布会现场 羊城晚报记者 柳诚 摄

立了交通服务保障团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国媒体联络员及媒体住宿、就餐、抵离和交通工作群,统筹协调指挥全运会媒体运行各环节、全过程服务保障工作。媒体支撑、新闻信息两

个服务团队编制了《媒体服务手册》《媒体指南》及十五运会技术手册、运行手册、转播商手册,为注册媒体开展赛事报道提供便利。

羊城晚报记者 陈旭泽

欧冠焦点

任意球决胜! 利物浦力克“欧冠之王”

欧冠第4轮在北京时间11月5日凌晨上演豪门对决,利物浦主场以1比0击败“欧冠之王”皇马马德里。门将库尔图瓦做出8次神勇扑救,才使皇马避免了一场惨败。

上赛季英超冠军利物浦虽然本赛季战绩不理想,但专打名局,此役打破皇马本赛季在欧冠的全胜金身,皇马同时还是西甲“领头羊”。本赛季迄今

为止,英超“领头羊”阿森纳在联赛的唯一输球也是拜利物浦所赐,比分也是1比0。索博斯洛伊罚进一记天外飞仙任意球。

本场比赛决定胜负的关键是任意球,索博斯洛伊在第61分钟开出任意球,阿根廷中场麦卡利斯特用强有力的头球攻破皇马球门。就算库尔图瓦有三头六臂,也不能扑出麦卡利斯特的这

记头球。

皇马主帅阿隆索是利物浦名宿,利物浦在2004-2005赛季以“伊斯坦布尔奇迹”的方式夺得欧冠冠军时,阿隆索是中场主力,利物浦在0比3落后时扳平比分的第三球就是阿隆索攻入。可是在执教层面,阿隆索还太嫩,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恩师、前皇马主帅安切洛蒂学习。在本

场比赛中,阿隆索自废武功,4-1-4-1的怪阵让皇马群龙无首无所适从。

利物浦主帅斯洛特则是尽量恢复前主帅克洛普的传统,近期恢复“迈巴赫”麦卡利斯特、索博斯洛伊、赫拉芬贝赫的经典中场组合,球队战绩明显回升。新援维尔茨是阿隆索带领勒沃库森夺得德甲冠军时的爱将,但他在利物浦暂时很难成为中场大核,

本场被安排在左路边路位置,表现可圈可点。

利物浦曾经对皇马连续8场不胜,但上赛季和本赛季在欧冠的联赛阶段对皇马取得两连胜,上赛季比分是2比0,麦卡利斯特同样有进球,萨拉赫和姆巴佩分别罚丢一个点球。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蜜蜂与苍蝇

□房向东

我家的小院子里,经常是蜜蜂与苍蝇齐飞。蜜蜂光顾,是由于花香吸引;苍蝇驾临,是因为狗屎招惹。

蜜蜂,我们是顶熟悉的,嘤嘤嗡嗡,整日在花间忙碌。它的翅膀是透明的,身子是灵巧的,在暖融融的日光底下,竟有些金箔的哑光。它一头扎进花心,那毛茸茸的腿脚便沾满了金粉似的香味。它的一生,仿佛只为了酿造那一点甜,一种极干净、极纯粹的营生。人们爱它、赞它,将它比作勤劳的工匠,说它是花园里最体面的客人。

苍蝇呢,却另是一副光景。它也飞,也忙,却总绕着些不洁的地方打转。它的身子,倒也并非全不是处,在某种光线下,竟也泛着一种沉甸甸、油腻的金属色泽,像极了旧时暴发户手指上的金戒指,炫耀着一种耀眼的富贵。它也埋头于“事业”,在腐臭的、糜烂的事物上,同样能找到自己的乐趣与滋养。你瞧它,搓着前脚,振着薄翼,那份专注,那份勤恳,竟与花间的蜜蜂,有了几

分可叹的神似了。

这便引人深思了。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我们看来,花是香的,蜜是好的;粪是臭的,蛆是坏的。这道理似乎天经地义。然而,在苍蝇的感官里,那甜腻的花香,或许是一种无趣的、令它头晕的寡淡;而那腥臊的秽物,反倒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诱“人”的盛宴气息。蜜蜂是断不会到狗屎上去采蜜的,正如苍蝇也不爱在花丛上流涎。它们各自循着鼻端那一点无形的指引,奔赴各自命定的盛宴。其中的价值选择,竟是这般分明,又如此无奈。

我们人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人鼻端,都悬着一个无形的、自己未必能察觉的“嗅器”。所向往的“香”,所规避的“臭”,构成了我们各自行为的主轴、价值的尺度。有人皓首穷经,在青灯古卷里寻觅黄金屋,颜如玉,那清冷的墨香,便是他的极乐;有人钻营牟利,在朱门酒肉间追逐着浮世的荣华,那钱帛的“铜香”,便是他的盛宴。你无法让

一个逐臭之夫真心爱上兰芷的芬芳,正如你很难劝得一只蜜蜂去尝尝腐肉的滋味。

这或许便是造化最荒诞、也最残忍的安排。它给了众生同一片天空,却赋予了千万种不同的翅膀与方向。蜂有蜂的路,蝇有蝇的途,看似都在振翅而飞,那精神的取向,却隔着天渊。我们看着苍蝇的“土豪金”,觉得那是庸俗的标榜;而在它的世界里,那或许正是成功与荣耀的象征。这里头,难言是非,只有分野。

我们难以想象,蜜蜂与苍蝇可以就“三观”问题展开争论。它们有时会在我书房的玻璃窗前偶然相遇,因那相似的喻鸣与体态,乍看之下,竟像失散多年的表亲。但它们彼此甚至懒得多看一眼,便各奔东西——一个飞向阳光下的花丛,一个投向草丛中的狗屎。这并非它们彼此宽容,而是彻底的、从灵魂根源处的互不理解与互不关心。在蜜蜂看来,苍蝇的追逐是不可思议的堕落;在

苍蝇眼中,蜜蜂的忙碌是难以理解的迂腐。它们之间,隔着一道由本能与天性划下的、最深最静的鸿沟,连相互辩驳的欲望都无从生起。它们的“三观”,从对“香”与“臭”的根本定义上就南辕北辙,哪里还有讨论的余地呢?争论,是需要一点共同的基础的,蜜蜂与蝴蝶可能是异类,但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它们都爱花,所以有讨论“三观”的空间;苍蝇与蟑螂似乎亦非同类,但它们也有讨论“三观”的余地,它们都爱屎。蜜蜂与苍蝇是两个平行世界间的似有相似点的物种,见了面只有漠然、沉默,有什么可说的?

夜已深沉,窗外早没了嗡嗡声。蜜蜂与苍蝇大约各做着春秋好梦。我独坐着,心里却并无多少喜悦,也无厌恶,反倒生出一种无言的悲悯来。在这苍茫的世间,蜂飞蝇舞,各循其性,热闹是它们的。而我,一个无端的看客,又能笃定自己鼻端所好的,一定是那“真香”吗?

“诗人当如火柴”

——追忆金钦俊老师

□古伟中

岭南木棉又染秋霜,惊闻金钦俊先生(1935.11.20—2025.10.30)仙逝,哀痛不已。40多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先生立于木质讲台后的身影却愈发清晰——晨曦中,一袭灰布长衫,粉笔灰染白袖口,现代文学史在他的讲述中徐徐展开。

先生授课,其儒雅学者的风度像强磁场一样吸引住我们。讲义、书籍放在讲台上,他并不翻看,温厚的略带江浙口音的男中音响起,那些沉睡的文字忽然都有了筋骨血肉般活了起来。他用鲁迅的深刻犀利、尖锐冷峻讲鲁迅,用巴金的真挚浓烈、朴素自然讲巴金,深入浅出又引人入胜。有一次讲到徐志摩的诗歌《偶然》,他闭目吟诵:“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再睁眼时,镜片后竟有泪光浮动。后来我才懂得,那是一个学者用生命体温焐热了文学史。

最难忘先生惊人的记忆力。去年母校百年庆典,白发如雪的他被旧日弟子层层围绕。当我的名字被他脱口唤出时,仿佛有电流穿透时空——1977年新生课上的点名场景骤然复活。同窗们相顾惊叹,他却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你总坐在第二、三排窗边,有一次作业评述的是《子夜》里的资本家群像。”89高龄的先生,竟替我们保管着青春的影像。

先生在学术和教学上孜孜不倦,著作等身,前些年还经常在校内外上讲台、开讲座。他的书斋永远向学生敞开。我们班同学多数都到过金老师家做客。记得第一次去他家,不是“家徒四壁”,而是四壁皆书,只剩下门洞通道,把我和同去的同学震撼到了。那次聊起巴金早期思想,他直接抽出一册泛黄的《灭亡》初版本,扉页还有矛盾的眉批。橘色落地灯下,他指着藏书章温言道:“学问要像这印泥,既要渗进纸背,又不能污了文本。”这何尝不是他为人处世的注脚?那些在典籍间蜿蜒的批注和红线,终究连成了渡我们过学术之河的舟楫。

金老师待人以诚。就在上个月,教师节且逢金老师90寿辰,本来约几位同学请老师小聚,我却因家里临时有事没去,便发信息祝贺。第二天凌晨,他郑重给我回了信息:“谢谢伟中!昨天上午杜、吴二位已传达了你的祝福,至感!”现在再读,哀思泉涌!先生已驾鹤西去,真的离开了讲台。但当读他赠予我的著作《山高水长》,翻开《新文学概论》,他写的“诗人当如火柴,须以骨血摩擦时代磷面”这句批语时,窗外的紫荆花簌簌落在书页上,恍若先生仍在含笑叮咛。



禅门(纸本设色)

□李津

坐轿子·抬轿子

□鲁先圣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英国思想家罗素,在1924年来到中国的四川。那个时候的中国,正逢军阀割据的时代,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那时,罗素刚写完他的巨著《幸福论》,他希望以自己的思想教化引导中国人摆脱苦难。

当时正值夏天,四川的天气非常闷热。罗素和陪同他的几个人坐着两人抬的竹轿上峨眉山。山路非常陡峭险

峻,几位轿夫累得大汗淋漓。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罗素,面对此情此景,没有了心情观赏峨眉山的景观,而是思考起几位轿夫的心情来。他想,轿夫们一定痛恨他们几位坐轿的人。

到了山腰的一个小平台,陪同的人让轿夫停轿,坐轿者下来休息。

下了竹轿,罗素看到轿夫们坐成一排,拿出烟斗抽烟,一边有说有笑,丝毫没有怨天尤人的样子。他们还饶有趣

味地给罗素讲自己家乡的笑话,很好奇地问罗素一些外国的事情。

罗素在他的《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讲到了这个故事。由此,他得出一个观点:用自以为是的眼光看待别人的幸福,是错误的。

莎士比亚在谈到人生的处境时,曾经有过一个很经典的比喻:我们的身心就是一个园圃,而我们的主观意志就是园圃的园丁。不论我们是种植奇花异

草、单独培植一种树木,还是任其荒疏,那权利都在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假如你愿意自己是快乐幸福的,你自己就可以做到,权利都在你自己的手里。

境由心造。不论我们处于什么境地,我们都应该把它当作自己的福地。成功的时候,尽情地享受成功;逆境的时候,为未来的希望快乐。坐轿子的人未必是幸福的,抬轿子的人未必是不幸福的。